

客家話顎化現象探討*

何純惠、江敏華*

摘要

本文研究取材包含湖南、四川、江西、福建、廣東、廣西、台灣等地的客家話，涵蓋地域廣。透過各地客家話的比較，客家話的顎化現象可分為三大類型以及四種演變模式。

* 本文為國科會計畫：「客贛方言關係研究—音韻、詞彙與語法比較研究」(NSC99-2410-H-001 -093 -MY2)的研究成果之一，文中部分語料使用計畫田調經費採集。本文承蒙兩位匿名審查委員惠賜諸項意見，在此一併致謝。文中若有任何謬誤之處，作者責無旁貸。

* 何純惠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候選人、江敏華為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客家話的顎化現象呈現多彩多姿的樣貌，表現上有顯著的區域特色。見組不顎化的見於台灣、廣東及江西少數方言點，見組顎化的主要在福建、江西、湖南、四川等省。

見組字讀為〔tʃ〕、〔tʃu〕的表現是顎化之後的後續演變，目前僅出現在湖南的客家話，這是其他地區的客家話所未見的。

關鍵詞：客家話、顎化音、捲舌化

On palatalization in Hakka

Chun-Hui Ho、Min-Hua Chiang

Abstract

Our research materials include the Hakka in Hunan, Sichuan, Jiangxi, Fujian, Guangdong, Guangxi, and Taiwan, which cover a wide range of geographical areas. Through the comparison of Hakka among those areas, we can categorize the palatalization of Hakka into three major types and four evolution models.

There are various forms of palatalization in Hakka dialects, which appear significant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While consonants of Jian (見) Group in Middle Chinese with no palatalization are found in Taiwan, Guangdong, and few regional dialect spots in Jiangxi, those with palatalization appear mainly in Fujian, Jiangxi, Hunan, Sichuan, and other

provinces.

[tʃ]、[tʃu] in the consonants of Jian (見) Group in Middle Chinese are the continual evolution following palatalization, and nowadays only appear in Hunan Hakka.

Keywords : Hakka, palatalized consonants, retroflexion

客家話顎化現象探討

何純惠、江敏華

一、前言

顎化現象(palatalization)的發生與前元音關係密切，〔i〕、〔y〕及〔e〕都有可能促使這個語音變化發生，從發音時的協同動作來說，舌位較高在發音時容易與上顎接觸，進而形成舌面音，是發音位置往硬顎部份靠近的一種變化。

它也可以說是「同化音變」(an assimilatory change)，在發音時使非顎音(a non-palatal sound)變為顎音(a palatal sound)。Crowley 提到這種音變現象發生在前元音〔i〕及〔e〕或半元音〔j〕之前，他舉的是非漢語的例子，一個是斐濟語中〔tinana〕(his/her mother)變讀為〔tʃinana〕的現象，〔tinana〕是屬於標準的讀法，但是很多當地方言卻讀為〔tʃinana〕；此外他也提出一

些英語的歷史音變當例證：

*kinn	→	tʃɪn	“chin”
*ke:si	→	tʃi:z	“cheese”
*geldan	→	ji:ld	“yield”
*gearn	→	ja:n	“yard,thread”

前兩個表現的是〔k〕>〔tʃ〕的變化，後兩個則是先顎化再弱化(〔g〕>〔dʒ〕>〔j〕)。¹

董同龢談「顎化」點出了漢語方言顎化現象的特質與趨勢：

輔音往往可以受到鄰近元音的影響而變。最常見的情形是舌尖音或舌根音受舌面前較高的元音的影響，變成了舌面音或近於舌面的音。這種現象一向稱為顎化。在漢語裡顎化是一種極為普遍的語音變化。國語以及許多方言裡的舌面音，差不多完全是從古代的舌尖塞擦音以及舌根音顎化而來的。²

上段引文指出顎化是指聲母被其後接元音同化的一種表現，在漢語方言中是很普遍的變化，廣見於各方言，而文中提到的「古代的舌尖塞擦音以及舌根音」，指的是中古精組及見曉組字，董舉出「濟取錢心詳／間圈羣胸行」

¹ Terry Crowley, *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ical Linguistics*(歷史語言學導論)(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51.

² 董同龢：《語言學大綱》(台北市：臺灣東華書局，1987年)，頁159。

等字的中古擬音與國語做比較，以突顯精組及見曉組聲母在國語中同讀為〔tɕ-〕組聲母的情形。

以漢語方言來講，顎化現象與〔i〕及〔y〕關係密切，〔e〕促使顎化的例子較少聽聞。張淑萍曾經較為全面地觀察漢語方言的資料，將 47 個方言點的顎化情形分為四種：「見精皆顎化型」、「見精皆不顎化型」、「見系顎化，精系不顎化型」、「見系不顎化，精系顎化型」。³其中屬於第一類的「見精皆顎化型」所佔方言點最多，共有 22 個方言點，多是官話方言以及晉語⁴，顎化的見系及精系聲母都讀為〔tɕ-〕組。張文中取材的客家話方言點僅江西省贛縣及廣東省梅縣，對顎化的觀察面向也僅集中在見、精組，因此客家話的顎化在該文中僅有見精皆不顎化的梅縣與見組顎化精組不顎化的于都。⁵

但是實際上客家話的顎化並不僅表現在精組與見組，它的表現呈現多彩多姿的樣貌。大體來說，從見組的顎化與否來看，能夠舉出一個大約的分布範圍：廣東及台灣的客家話，見組聲母一般不顎化，如：台灣四縣(苗栗)、詔安⁶、廣東源城⁷；但閩西、江西、湖南等省的客家話，見組聲母多

³ 張淑萍：《漢語方言顎化現象研究》（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2009年），頁 83-86。

⁴ 張文交叉比對李榮主編的《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中 41 個方言點以及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1989)《漢語方音字匯》中的 20 個方言點，共得到 47 個方言點。其中有 22 個方言點屬於第一類，分別是官話(北京、濟南、西安、武漢、合肥、貴陽、銀川、萬榮、徐州、哈爾濱、烏魯木齊)、晉語(太原、忻州)、吳語(溫州、杭州、丹陽、寧波、揚州、崇明)、湘語(雙峰)、徽語(績溪)、贛語(南昌)。

⁵ 文中提及的于都及大余兩地地名，按正體字應作「雩都」及「大庾」，然基於名從主人的原則，本文一律依當前簡體字寫法。

⁶ 詔安話指雲林縣的詔安客家話，音系可參見呂嵩雁：《台灣詔安方言研究》（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8年），頁 26-40。

顎化。

謝留文曾整理客家話古見組聲母在洪細音韻母前的表現，將其分為四類，第一類是洪細音之前均讀〔k-〕的梅縣，第二類是洪音前讀〔k-〕細音前讀〔tɕ-〕的武平，第三類是洪音前讀〔k-〕細音前讀〔tʃ-〕的長汀，第四類是中古一二等韻之讀〔k-〕、中古三四等韻之前讀〔ts-〕的寧都，以下節錄所舉例字：⁸

表一

	嫁	橋	九	腳
梅縣	ka [˥]	ɛk ^h iau	ɿkiu	kiɔk _˥
武平	ka [˥]	ɛtɕ ^h iəu	ɿtɕiu	tɕiəu _˥ ?
長汀	ka [˥]	ɛtʃ ^h io	ɿtʃ ^h iəu	ɛtʃ ^h io
寧都	ka [˥]	ɛtsau	ɿtsəu	tsɔk _˥

梅縣位於廣東，能夠當見組不顎化的類型的代表；武平與長汀都位於閩西，見組在細音〔i〕之前雖然有發音部位前移的顎化表現，但是有〔tɕ-〕、〔tʃ-〕之別，從李如龍、張雙慶對這兩個方言點的記錄來看，⁹武平與長汀見組字在顎化後與其他聲類的歸併表現也不相同，武平隨精組字走，長汀隨知三章組字走；寧都屬於精知莊章組皆讀〔ts-〕，¹⁰是只有一套塞擦音的

⁷ 練春招等著：《客家古邑方言》（廣州：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26-27。

⁸ 謝留文：《客家方言語音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頁8。

⁹ 李如龍、張雙慶主編：《客贛方言調查報告》（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2年）。

¹⁰ 寧都客家話雖然只有一套塞擦音，但是在細音前是否顎化，兩種情況皆有。在謝留文：

方言，橋九腳等字讀〔ts-〕的表現顯示見組字在顎化的表現上較精知莊章組先行一步，它的見組中古三、四等字聲母經歷了這樣的演變：〔ki-〕>〔tʃi-〕>〔tɕi-〕>〔tsi-〕>〔ts-〕，顎化後又舌尖化，再丟失當初使它產生顎化的環境(細音〔i〕)，與精知莊章組合流，中間極有可能還經歷過〔tʃi-〕的階段，就如同長汀方言的讀法。

其實客家話見組字顎化後的表現不僅有讀爲〔tʃi-〕、〔tɕi-〕、〔ts(i)-〕的，在湖南客家話中還有讀爲〔tʃɿ〕、〔tɕɿ〕之類的情況，這些都是它們在顎化爲〔tʃi〕(或〔tɕi〕、〔tɕy〕)後，高元音〔i〕或〔y〕的後續演變。高元音舌尖化的像是新田(冀村)的飢〔ɬɿ〕字；或變爲後高元音與其他元音，如攸縣(漕泊)的俱〔ɬɿu〕、驅〔ɬɿ^hu〕、虛〔ɬɿu〕、許〔ɿei〕等字，這類字出現在遇攝，其他韻攝的見組聲母在細音前仍讀爲〔tɕi-〕或〔tɕy-〕，這顯示在攸縣(漕泊)方言中，遇攝見組字的顎化速度是較快的，當其他韻攝的見組聲母還在〔tɕi-〕或〔tɕy-〕階段時，遇攝見組聲母已經完成了以下的變化：〔ky〕>〔tɕy〕>〔tɕɿ〕，因此見組聲母在遇攝的表現便異於在其他韻攝時。

觀察客家話的顎化聲母出現的今讀環境，包含在〔i〕、〔y〕元音及介音之前，〔i〕、〔y〕皆能使顎化產生，但以細音〔i〕爲大宗，這是因爲在客家方言中具有〔y〕的方言點是較少的。以下爲客家話顎化聲母出現在〔i〕、〔y〕之前的例子：

《客家方言語音研究》一書中收錄的寧都梅江鎮客家話精組字在細音前顎化，但在李如龍、張雙慶主編：《客贛方言調查報告》一書中則是在細音前不顎化。

表二

客方言點	〔i〕當元音	〔i〕當介音	〔y〕當元音	〔y〕當介音
成都十陵 ¹¹	祭〔tɕi ² 〕 欺〔ɛtɕ ^h i〕	酒九〔 ² tɕiəu〕 秋舅〔ɛtɕ ^h iəu〕	句〔tɕy ² 〕 軍〔ɛtɕyn〕	全〔ɛtɕ ^h yen〕 決〔tɕye ² 〕
南充儀隴 ¹²	姐〔 ² tɕi〕 西〔ɛɕi〕	九〔 ² tɕiəu〕 千〔ɛtɕ ^h iɛn〕	區〔ɛtɕ ^h y〕 君〔ɛtɕyn〕	靴〔ɛɕyɛ〕 選〔 ² ɕyen〕
炎陵水口 ¹³	進〔tɕin ² 〕 心〔ɛɕin〕	集〔tɕ ^h ie ² 〕 千〔ɛtɕ ^h iɛn〕	趣〔tɕ ^h y ² 〕 珠〔ɛtɕy〕	術〔ɕye ² 〕 船〔ɛɕyen〕
汝城三江口 ¹⁴	趣〔tɕ ^h i ² 〕 珠〔ɛtɕi〕	見〔tɕien ² 〕 蛇〔ɛɕia〕	續〔ɕy ² 〕 柱〔tɕ ^h y ² 〕	術〔ɕya ² 〕 出〔tɕ ^h yei ² 〕
台灣四縣	趣〔tɕ ^h i ² 〕 西〔ɛɕi〕	千〔ɛtɕ ^h iɛn〕 鮮〔ɛɕien〕	—	—

表二中台灣四縣的客家話因為音韻系統中不具元音〔y〕，因此沒有此類例字。

表二中所述為客家話顎化現象的共時表現，若再從中古精、知、莊、章組及見曉組聲母的分混來看，更能呈現出顎化現象的歷史發展。「分混」在這裡指的是這些中古不同聲類的格局重組。精、知、莊、章組的聲母在現代漢語方言中已經多有合併，並非是中古架構所呈現的四分格局，如：

¹¹ 鄒遠春：《成都客家話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

¹² 崔榮昌：《四川境內的客方言》（台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2011年）。

¹³ 陳立中：《湖南客家方言的源流與演變》（長沙：岳麓書社，2003年）。

¹⁴ 出處同上註。

台灣四縣的精知莊章組都讀為/ts-/組聲母(在〔i〕前讀為〔tɕ-〕組，其他元音之前則讀為〔ts-〕組)，但海陸客語卻呈現「精莊知=(ts-)：章知=(tʃ-)」¹⁵二分的對立局面。見曉組在現代方言有維持舌根音讀法的，也有已經顎化為舌面前音的，如局字在台灣四縣客家話讀〔k^hiuk₂〕，在國語則念〔ɕy〕。

本文擬從精、知、莊、章及見曉組聲母在客家話的今讀分混以及是否讀為顎化音來探討客家話的顎化類型、演變模式，並說明各種顎化類型及演變模式出現的主要區域。文中提及的顎化音有〔tɕ-〕、〔tʃ-〕、〔t-〕三類。

二、客家方言的顎化類型與演變模式

精、知、莊、章組在客方言的今讀表現主要分為兩大類型：第一種類型稱為「寧化型」，特點是只有一套塞擦音，精、知、莊、章組合為一類，讀〔ts-〕組，在細音前或顎化或不顎化，但〔ts-〕組與〔tɕ-〕組不構成對立的音位。第二種類型稱為「長汀型」，特點是有兩套塞擦音，精組、莊組、知=讀舌尖塞擦音聲母，知=與章組合為一類，讀〔tʃ-〕組或〔tʂ-〕組。¹⁶其中莊組字在客家話中一般無〔i〕介音，因此表三內不列莊組，僅以精組為

¹⁵ 海陸客語的這組舌葉聲母與捲舌音相近，本文依照多數研究者對海陸客語的記音，仍標示為tʃ-，但有些海陸客語可能已經完成〔tʃ-〕>〔tʂ-〕的演變。

¹⁶ 江敏華：《客贛方言關係研究》（臺北：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3年），頁65-71。

代表。

從這些中古聲類(指精、知、莊、章、見曉組的二、三、四等字¹⁷)在〔i〕或〔y〕之前是否讀爲〔tɕ-〕、〔tʃ-〕、〔t-〕這幾種聲母，可以將客家話顎化後的表現分爲三大類。見下表三：

表三

第一類：見組顎化	方言點舉隅
1.見組獨行，不與精、知 _三 章合流	江西安遠(欣山) ¹⁸
2.見、精、知 _三 章合流	湖南炎陵(水口) ¹⁹
3.見、精合流	四川成都(合興) ²⁰
4.見、知 _三 章合流	福建長汀 ²¹
5.見、知 _三 章合流爲〔t-〕，見、精合流爲〔tɕ-〕	湖南耒陽 ²²
第二類：精組顎化，見組不顎化	
1.精組獨行	台灣四縣
2.精、知 _三 章合流	江西井岡山(黃坳) ²³
第三類：知三章顎化，見、精不顎化	廣西陸川、賀縣、貴縣 ²⁴

¹⁷ 有些客家話的見系二等字有增生〔i〕介音而使得其前聲母顎化的情形產生，如：江西贛縣(蟠龍)、湖南(耒陽)的客家話。

¹⁸ 劉綸鑫：《客贛方言比較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¹⁹ 出處同註13。

²⁰ 同註11。

²¹ 同註9。

²² 王箕裘、鍾隆林：《耒陽方言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8年)。

²³ 出處同註17。

²⁴ 陳然然〔整理〕：〈廣西客家方言概要〉，《廣西客家方言研究論文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44-48。

第一類是指見組顎化後與其他聲類的合流情形，可以再分為五種次類：一是見組獨行，與其他聲類互不相涉；第二至五種是見組與其他聲類的合流，其中比較複雜的是湖南耒陽客家話，有兩種顎化音，這在目前所知的客家話材料中是極為少見的。

第二、三類出現的方言點都極少。第二類的台灣四縣話知ㄓ章組字不出現在細音韻母之前，所以僅有精組字顎化；井岡山(黃坳)客家話是見組塞音不顎化而擦音聲母顎化，²⁵如：姜字讀為〔*ɬkioŋ*〕、香字讀為〔*ɬɕioŋ*〕，由於見組的顎化音僅出現在擦音，並未成系列的顎化，故仍歸於見組不顎化的這一類。第三類僅出現在廣西陸川、賀縣、貴縣這三個地方，此三地目前可見的調查材料極少。

由表三可見，以第一類見組顎化的情況最為普遍，見組不顎化而其他聲類顎化的情況是較少的。除了上列表三中談及的客家話之外，也有一些客家話是不顎化的。例如台灣海陸、饒平、大埔、詔安客家話，福建省秀篆，廣東梅縣、揭西、連南，廣西西河等地的客家話。²⁶大體說來，廣東以及部分福建西部客家話在見組的今讀表現以不顎化為主流。

(一) 客家方言的顎化類型

1. 見組顎化

²⁵ 註 17，頁 196-197。

²⁶ 梅縣、秀篆、揭西、連南，西河的出處同註 9。

(1) 見組獨行，不與精、知三章合流

見組顎化的第一小類，除了安遠(欣山)之外，還見於銅鼓(豐田)、奉新(澡溪)、于都(貢江)²⁷、塘灣(德興市繞二鎮)²⁸以及廣東和平(林寨)²⁹等地。這種類型都是精組主要讀〔tsi-〕，如：安遠欣山的「齊〔 $\text{ɛts}^h\text{i}$ 〕、親〔 $\text{ɛts}^h\text{iŋ}$ 〕、雪〔 $\text{ʰs}\text{i}\text{ɔ}$ 〕」等字，知三章組的主要讀法未必與精組同行。見表四中各方言點精、知三章、見組的聲母今讀對比：

表四

精	知三章	見	方言點	見組例字
tsi-	tsi-	tɕi-	江西安遠(欣山) 廣東和平(林寨)	建〔 tɕi^p 〕、強〔 $\text{ɛtɕ}^h\text{i}\text{ŋ}$ 〕、胸〔 $\text{ɛ}\text{ɕi}\text{ŋ}$ 〕 久〔 ʰtɕiu 〕、慶〔 tɕin^p 〕、鉗〔 $\text{ɛtɕ}^h\text{iam}$ 〕、香〔 $\text{ɛ}\text{ɕi}\text{ŋ}$ 〕、穴〔 $\text{ɕi}\text{ot}_2$ 〕
tsi-	tɕ-	tɕi-	江西銅鼓(豐田)	記〔 tɕi^p 〕、欺〔 $\text{ɛtɕ}^h\text{i}$ 〕、結〔 tɕie^p 〕
tsi-	t-	tɕi-	江西奉新(澡溪)	弓〔 $\text{ɛtɕi}\text{ŋ}$ 〕、曲〔 $\text{tɕ}^h\text{iuk}_2$ 〕、局〔 $\text{tɕ}^h\text{iuk}_2$ 〕
tsi-	tɕi-	tɕi-, tɕy-	江西于都(貢江)	丘〔 $\text{ɛ}\text{ɕiu}$ 〕、求〔 $\text{ɛtɕ}^h\text{i}\text{u}$ 〕、圈〔 $\text{ɛtɕ}^h\text{i}\text{ɔ}$ 〕、去〔 tɕy^p 〕
tsi-	tɕ-	tɕi-, tɕy-	江西塘灣 (德興市繞二鎮)	鋸〔 $\text{tɕ}^h\text{i}\text{u}^p$ 〕、區〔 $\text{ɛtɕ}^h\text{y}$ 〕、裙〔 $\text{ɛtɕ}^h\text{ym}$ 〕、去〔 ɕiu^p 〕、許〔 ʰɕy 〕

²⁷ 銅鼓(豐田)、奉新(澡溪)、于都(貢江)方言點的出處同註18。

²⁸ 胡松柏等著：《贛東北方言調查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

²⁹ 出處同註7。

表中以灰色標註的，表示其後不接細音〔i〕。在表四中可見，精、知₃章組僅在江西安遠(欣山)、廣東和平(林寨)中是一同行動的，其餘皆有差別。

安遠(欣山)的知₃章組雖然在細音〔i〕主要讀為〔ts-〕，如：展〔⁵tsi〕、纏〔⁵ts^hi〕，但也有少數書、禪母讀為〔ɕ-〕的例子，如：扇〔ɕi⁷〕、善〔ɕi⁵〕。于都(貢江)的丘字及塘灣的去字屬於中古溪母字，但是顎化後讀為〔ɕ-〕而非隨同多數的溪母字顎化後讀為〔tɕ^h-〕，這是因為它們在讀為〔ɕ-〕之前的型態是〔h-〕而非〔k^h-〕。溪母字今讀通音化為〔h-〕的情況散見於各地客家話及粵語，如：

表五

方言	方言點	起	去
		止開三	遇合三
客	台灣四縣	hi	hi
	廣東河源 ³⁰	hi	hy
	四川泰興	ɕi	ɕi
	馬來西亞土乃 ³¹	hi	hi
粵 ³²	廣東廣州	hei	hœy

³⁰ 出處同註9。

³¹ 陳曉錦：《馬來西亞的三個漢語方言》（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3年）。

³² 廣州、台山、中山的材料見於詹伯慧主編《廣東粵方言概要》（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北海、玉林、龍州的材料見於陳海倫、林亦主編：《粵語平話土話方音字匯：第一編廣西粵語、桂南平話部份》（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年）。

廣東台山	hei	hui
廣東中山	hi	hy
廣西北海	hei	hei
廣西玉林	hi	hy
廣西龍州	xi	—

有些學者認為客家話溪母字讀為〔h-〕的情形是受到粵語的影響而產生的，但從發音行為上來看，送氣塞音擦音化的現象是極有可能產生的一種弱化表現。這裡的「弱化」指的是氣流阻塞程度由強減弱，由阻塞程度較大的輔音（塞音）改讀為阻塞程度較小的輔音（擦音）。于都(貢江)的丘字及塘灣的去字是先塞音擦化而後再顎化，故在顎化的表現上才會與多數的溪母字走向不同，讀為〔ç-〕而非塞擦音〔tç^h-〕，變化為：k^hi- > hi- > çi-，也就是說，這類溪母字擦音化後就隨同曉匣母一同變化。

塘灣位於贛東北，胡松柏等著提到這是吳、徽語相接區域中的客語島方言，稱廣東話，其居民來自廣東梅州。³³它和于都(貢江)的知ㄓ章組雖同讀為〔tʃ-〕，但是于都(貢江)仍保有細音〔i〕，而塘灣的〔i〕則已經丟失，這種差異會使得它們知ㄓ章組聲母後來的演變走向不同的方向，保存細音〔i〕的于都(貢江)有可能後來會與見組字並行而讀為〔tçi-〕，不具細音〔i〕的塘灣則失去顎化產生的環境，〔tʃ-〕有可能往捲舌化發展。

³³ 同註 28，頁 19、28。

(2) 見、精、知三章合流

見組顎化的第二小類是精、知三章、見組在〔i〕或〔y〕之前同讀爲〔tɕ-〕。這種類型除了湖南省炎陵(水口)之外，尙見於汝城(濠頭³⁴、三江口)、攸縣(漕泊)、宜章(關溪)、新田(冀村)³⁵，以及江西省的贛縣(蟠龍)、大余³⁶、上猶(社溪)、南康(蓉江)、全南(城廂)、寧都(城關)³⁷、上饒縣鐵山鄉的大溪汀州話³⁸等。下表爲上述各方言點的精、知三章、見組在〔i〕或〔y〕之前的主要讀法：

表六

	精	知三章	見
湖南新田(冀村)	tɕi-, tɕy-	tɕy-	tɕi-, tɕy- /tʃ/
湖南汝城(濠頭)	tɕi-, tɕy-	tɕy-	tɕi-, tɕy-
江西大余	tɕi-, tɕy-	tɕi-, tɕy-	tɕi-, tɕy-
湖南炎陵(水口)	tɕi-	tɕy-	tɕi-, tɕy-
江西大溪汀州	tɕi-	tɕi-, tɕy-	tɕi-, tɕy-
江西上猶(社溪)	tɕi-	tɕi-, tɕy-	tɕi-, tɕy-
江西南康(蓉江)	tɕi-	tɕi-	tɕi-, tɕy-
湖南汝城(三江口)	tɕi- / tsi-	tɕi-	tɕi-, tɕy- / tsi-
湖南攸縣(漕泊)	tɕi	tɕi? tɕu	tɕi? tɕu

³⁴ 曾獻飛：《汝城方言研究》(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6年)。

³⁵ 汝城(三江口)、攸縣(漕泊)、宜章(關溪)、新田(冀村)出處同註13。

³⁶ 贛縣(蟠龍)、大余的出處同註18。

³⁷ 上猶(社溪)、南康(蓉江)、全南(城廂)、寧都(城關)的出處同註16。

³⁸ 這是吳語區中客語島方言，稱汀州話，屬於閩西客語。參見註28，頁28。

湖南宜章(關溪)	tɕi	tɕi̯知三	tɕi
江西全南(城廂)	tɕi	tɕi	tɕi
江西贛縣(蟠龍)	tɕi	tɕi	tɕi

表六中根據音系中〔y〕的有無，可以區分為兩類。從〔y〕的分布環境來看，〔y〕在知三章及見組之後保存的最好，在精組之後保存的最差，這與聲母的性質有關，精組的平舌性使得〔i〕較容易保存而〔y〕較難出現。其中比較別的是湖南省攸縣(漕泊)、新田(冀村)、汝城(三江口)等地見組字〔tɕu〕、〔tɕɿ〕、〔tɕi-〕類的讀法。

汝城(三江口)的精組有tɕi-及tɕi-的情形出現，如山攝的煎〔ɿtɕien〕、剪〔ɿtsien〕，這顯示精組目前可能正在進行〔tɕi-〕>〔tɕi-〕的變化，顎化尚未完成，部分見組聲母隨同精組今讀〔tɕi-〕類的字一起行動。宜章(關溪)的〔tɕi-〕不出現在章組字，因為章組字已不和細音韻母搭配，〔tɕi-〕僅出現在知三組，如：抽〔ɿtɕ^hieu〕、綢〔ɿtɕ^hieu〕，而知三組聲母今讀也以〔ts-〕居多，細音多數已經丟失。

(3) 見、精合流

屬於第三小類的是見、精組在〔i〕或〔y〕之前都讀為〔tɕ-〕。客家話出現此類顎化現象所見的方言點最多，包括湖南省的茶陵(桃坑)、炎陵(十都)³⁹，陝西省的商洛廣東話，⁴⁰四川省的成都(合興、三聖、天回、龍潭寺、

³⁹ 同註13。

十陵、西河、石板灘、泰興、龍王)、威遠、儀隴、西昌黃聯，⁴¹福建省的武平(武東⁴²、岩前⁴³)，江西省的龍南、定南(歷市)⁴⁴以及東北方的太源話。

其中商洛廣東話雖名為廣東話，但這個名稱是點出該客家族群的來源而非指他們是說粵語的族群。商洛市位於陝西的東南部，孟萬春提及：商洛”廣東話其實不是真的粵語而是客家話，廣東客家人來陝的原因主要是清政府頒布的遷海令。”⁴⁵太源話位於江西鉛山縣太源畚族鄉，是贛語區中的客語島方言，屬畚語。⁴⁶商洛廣東話與鉛山太源話都屬於方言島，在其他方言族群的包圍中仍將客家話保持下來。

這種類型的知三章組讀為〔ts-〕或〔tʂ-〕，細音〔i〕在〔ts-〕之後有保留的，也有丟失或者是元音低化的。以武平武東及武平岩前為例，如：

表七

	精	知三章	見
武平武東	親 ɛtʰiŋ 千 ɛtʰiẽ 七 tʰi? 雪 ɕie?	春 ɛtsʰiŋ 神 ɛtsiŋ 竹 tsə? 叔 sə? 食 si?	裙 ɛtʰiŋ 勸 tʰiẽ? 菊 tʰi? 菊 tʰi? 菊 tʰi?
武平岩前	親 ɛtʰiŋ 千 ɛtʰien 七 tʰi?	春 ɛtsʰeŋ 神 ɛseŋ 竹 tsək 叔 sək 食 sei?	裙 ɛtʰiŋ 勸 tʰien? 菊 tʰi? 菊 tʰi? 菊 tʰi?

⁴⁰ 孟萬春：《商洛方言語音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

⁴¹ 其中成都(合興)、威遠(石坪)、儀隴(樂興、周河)、西昌黃聯出處同註12；成都(三聖、天回、龍潭寺、十陵、西河、石板灘、泰興、龍王)出處同註11。

⁴² 林清書：《武平方言研究》（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福州，2004年）。

⁴³ 同註9。

⁴⁴ 同註17。

⁴⁵ 同註40，頁94。

⁴⁶ 同註28，頁28。

精、見組的顎化不論是在介音或元音之前，都很一致，但是在知三章組就呈現紛歧的樣貌。春、神、食字的主要元音有〔i〕及〔e〕的對比，「竹、叔」都是丟失介音〔i〕。在武東話中，細音〔i〕當主要元音時還能在〔ts-〕之後出現，但是在岩前話中就不行。

這種顎化的表現近於官話方言的顎化表現，見組與精組顎化後合流為〔tʃ-〕，而知三章組則因為細音〔i〕的丟失或轉化為較低的元音，失去產生顎化的環境，與見、精組走向不同的演化途徑，形成知三章ts(i)~tʃ：精見tʃi的分立格局。

(4) 見、知三章合流

這種類型是見組顎化後與知三章組(今讀〔tʃi-〕)同形，精組在〔i〕前不顎化。目前僅見於閩西的長汀縣。廣西的賀州(蓮塘)⁴⁷、廣東五華⁴⁸，也有類似的表現，但是與長汀方言不同的是：長汀縣方言是見組與知三章合流表現是成套的〔tʃ-〕、〔tʃʰ-〕、〔ʃ-〕；廣西賀州蓮塘及廣東五華僅在擦音部分合流為〔ʃ-〕。

廣西賀州(蓮塘)方言具有兩套塞擦音系統，精莊組讀〔ts-〕，知三章組讀〔tʃ-〕，皆可出現在洪細音之前，但是見組字僅有部分曉匣溪母(多為開口三四等字)與船書禪母合流為〔ʃ-〕，見、溪母字在細音〔i〕之前一般仍讀為〔k-〕，

⁴⁷ 鄧玉榮：〈賀州蓮塘客家話音系〉，《廣西客家方言研究論文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

⁴⁸ 這裡的五華話指老派華城話，屬於五華縣北片的方言，習慣上稱為長樂聲。見朱炳玉：《五華客家話研究》(廣州：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2-4。

也有個別精組字與知三章組字讀為同音，如：陳秦〔 $\text{tʃ}^{\text{h}}\text{in}$ 〕、字侍〔 $\text{s}^{\text{h}}\text{i}$ 〕。

⁴⁹賀州(蓮塘)方言見組字與章組字合流的例子如下：

表八

章	見	讀音
商傷	鄉香	〔 ɕʃoŋ 〕
世示	氣器	〔 ʃi^{h} 〕

「鄉香」字顎化(hi->ʃi-)後失去了原來顎化的環境〔i〕，故與同攝的章組字韻母合流。「鄉香」兩字的變化速度是較同地位的見曉組字為快，當「姜疆強央羊」等字都仍讀〔-ioŋ〕韻時，它們已經率先顎化並丟失介音。

五華方言與賀州(蓮塘)一樣，分為兩套塞擦音，同時有部分見組與章組字的聲母今讀同為〔ʃ-〕，如：⁵⁰氣〔 ʃi^{h} 〕、丘〔 ɕiu 〕、收休〔 ɕiu 〕等字。

在李如龍、張雙慶所記的長汀方言裡，知三章、見組在細音〔i〕前都同讀為〔 tʃi- 〕⁵¹，如：

表九

知三章			見		
展 _{知三}	戰 _{章母}	扇 _{(扇子) 書母}	見 _{見母}	件 _{群母}	現 _{匣母}
〔 tʃi^{h} 〕	〔 tʃi^{h} 〕	〔 ʃi^{h} 〕	〔 tʃi^{h} 〕	〔 $\text{tʃ}^{\text{h}}\text{i}^{\text{h}}$ 〕	〔 ʃi^{h} 〕

⁴⁹ 同註 47，頁 277。

⁵⁰ 同註 48，頁 50、83。

⁵¹ 同註 9，頁 163-165。

在長汀縣南方的涂坊鎮也具有同樣的情形，見組顎化後與知三章組同行，如：「咒_{章母}究_{見母}」(〔tʃiu³〕)同音。不過涂坊鎮的語音與縣城音不同，不僅仍有輔音韻尾〔-n〕與〔-t〕，在聲調上也還保有入聲調。⁵²

長汀方言分為兩套塞擦音，知三章在洪細音之前均讀為〔tʃ-〕，見組在洪音前讀為〔k-〕，細音前則發音部位前移讀為〔tʃ-〕，因此說是見組顎化後與知三章組同行。長汀方言的這種情形與第一小類中的江西于都(貢江)方言類似，差別僅在於前者的知三章、見是一同行動，而後者則是知三章、見有別：

表十

	精	知三章	見
福建長汀	tsi	tʃi	tʃi
江西于都(貢江)	tsi	tʃi	tʃi

(5) 見、知三章合流為〔t-〕，見、精合流為〔tʃ-〕

這種類型的顎化表現，目前僅見一個方言點——湖南省耒陽。耒陽位於湖南省東南部，根據王箕裘、鍾隆林所言，耒陽客家人主要是元至明代自江西遷入。⁵³

耒陽客家話⁵⁴的顎化情形比較複雜，見組有兩類顎化音，從中古聲類的來源來看，知三章與見組在〔i〕或〔y〕之前合流為〔t-〕，精、見、端組

⁵² 長汀縣涂坊鎮的材料為本文作者何純惠之一於民國 101 年 3 月至 4 月前往福建省龍巖市進行田野調查所得，感謝國科會計畫支持本次田調經費。

⁵³ 同註 22，頁 3-5。

⁵⁴ 這裡指耒陽市區老派話。同註 22，頁 9。

在〔i〕或〔y〕之前合流為〔tɕ-〕。精、見、端組字還有文、白讀音之別，文讀是顎化音(〔tɕ-〕、〔t-〕)，白讀是〔ts-〕(精組)、〔k-〕(見組二等字)、〔t-〕(端組)。

乍看耒陽話〔tɕ-〕、〔t-〕在見組的出現，似乎找不出一條明顯的規律，如：菊字(〔ɛty〕韻母文讀、〔ɛtiu〕韻母白讀)、曲字(〔ɛ^hy〕韻母文讀、〔ɛ^hiu〕韻母白讀)、家(〔ɛtia〕聲母文讀〔ɛka〕聲母白讀)、街(〔ɛtɕie〕聲母文讀、〔ɛkæ〕聲母白讀)。但是深入觀察〔tɕ-〕、〔t-〕兩個聲母的出現環境與中古來源的配合，不難發現與中古等第有關，〔t-〕的來源多為三、四等韻，〔tɕ-〕主要出現在二等韻。以下為耒陽話見組〔tɕ-〕、〔t-〕兩個聲母出現的環境：

表十一

等韻攝	二	三、四
山咸	tɕ- 山攝：艱間奸 ɛtɕiẽ 韻母文讀 簡 ɛtɕiẽ 韻母文讀 咸攝：監 ɛtɕiẽ 韻母文讀 甲 ɛtɕie 韻母文讀	t- 山攝(開口韻)：見tiẽ ^ɔ 牽 ɛtiẽ 件t ^h iẽ ^ɔ 肩 ɛtɕiẽ 山攝(合口韻)：決 ɛtye 拳權 ɛ ^h yẽ 咸攝：劍tiẽ ^ɔ 兼 ɛtiẽ 欠t ^h iẽ ^ɔ
果遇梗通		t- 果攝：癩 ɛ ^h ia 韻母文讀 ɛ ^h ya 韻母白讀 遇攝：鋸ty ^ɔ 韻母文讀 去t ^h y ^ɔ 韻母文讀 梗攝：鏡tiã ^ɔ 韻母文讀 t ^h iã ^ɔ 韻母白讀 輕 ɛ ^h iã 韻母文讀 ɛ ^h iã 韻母白讀

		通攝：菊 ɛty _{韻母文讀} ɛtiw _{韻母白讀} 曲 $\text{ɛ}^{\text{h}}\text{y}$ _{韻母文讀} $\text{ɛ}^{\text{h}}\text{iw}$ _{韻母白讀}
止		t-(合口韻) 櫃 $\text{t}^{\text{h}}\text{y}^{\text{p}}$ _{韻母白讀} 季 tci^{p} tɕ-(開口韻) 基 ɛtci 記 tci^{p} 欺 $\text{ɛt}^{\text{h}}\text{i}$
蟹	tɕ- 街皆階 ɛtɕiɛ _{韻母文讀} 介界屆 tɕiɛ^{p} _{韻母文讀}	tɕ- 雞 ɛtci 計繼 tci^{p}
臻		t- 開口韻：斤巾 ɛtiã 芹 $\text{ɛ}^{\text{h}}\text{iã}$ 合口韻：軍君鈞均 ɛtyã 裙群 $\text{ɛ}^{\text{h}}\text{yã}$ _{韻母文讀} 菌 $\text{t}^{\text{h}}\text{yã}^{\text{p}}$ tɕ- 軍君鈞均 ɛtɕyã 裙群 $\text{ɛt}^{\text{h}}\text{yã}$
江假	t- 江攝：江 ɛtiɔ _{韻母文讀} 講 $\text{ɛ}^{\text{h}}\text{tiɔ}$ _{韻母文讀} 覺 ɛtio _{韻母文讀} 確 $\text{ɛ}^{\text{h}}\text{tio}$ _{韻母文讀} 假攝：家 ɛtia _{韻母文讀} 假 $\text{ɛ}^{\text{h}}\text{tia}$ _{韻母文讀}	

但這個分別也不是壁壘分明的，試見上表中以灰色標註處。其中「肩」、「季」兩屬於少數情況，恐怕是直接從官話方言中借入的；但是臻攝「軍君鈞均裙群」等字的兩讀卻與層次有關。

我們認為見組顎化現象在耒陽話的出現，在某些攝中表現為二等(tɕ-)：三、四等(t-)的對立，或是僅出現在三、四等。但在只有三等的止攝中，[tɕ-]、[t-]成為開、合口的標誌，由於蟹攝隨同止攝開口韻一起行動，因此「街皆階介界屆雞計繼」等字皆讀為[tɕ-]。蟹攝二等、四等的區別以

韻母的不同加以區別，即：二等(-ie_{文讀}、-æ_{白讀})：三、四等(-i)。

臻攝部分比較特別的是三等見組字兼有〔tɕ-〕、〔t-〕兩種聲母，根據王箕裘、鍾隆林所記，〔tyǎ̃〕音節形式屬於白讀音(指軍君鈞均群等字)，〔tɕyǎ̃〕則未特別說明，⁵⁵但在討論文白異讀時又提到臻攝舒聲韻的文讀為yǎ̃，這種論述未言明之處就是〔tɕyǎ̃〕的表現是後起的，新起的〔tɕyǎ̃〕與〔tyǎ̃〕相較，原有的〔tyǎ̃〕就成為白讀。軍君鈞均群等字在臻攝只有兩種讀音，但裙字在臻攝卻保有三種讀法，〔ɬ^huǎ̃〕_{韻母白讀}、〔ɬtyǎ̃〕_{韻母文讀}及〔ɬtɕyǎ̃〕，裙字的表現揭示了軍君鈞均群等字曾有〔ɬ^huǎ̃〕(ɬ^huǎ̃)，但後來白讀音的〔ɬ^huǎ̃〕(ɬ^huǎ̃)消失，僅剩〔ɬtyǎ̃〕(ɬtyǎ̃)、〔ɬtɕyǎ̃〕(ɬtɕyǎ̃)成為文白讀音的不同表現。

江攝只有二等，假攝見組三等無字，它們今讀為〔t-〕可能是隨同見組字在其他攝三、四等韻的表現，也可能是曾經歷過〔tɕi-〕 > 〔ti-〕的變化。

由以上討論可知，耒陽話二等和三、四等韻的顎化的時間不同，分兩個層次影響了耒陽話，見組顎化後的〔tɕ-〕、〔t-〕兩個讀音可以分別稱為新文讀和舊文讀，〔t-〕屬於舊文讀，〔tɕ-〕屬於新文讀。

2. 精組顎化，見組不顎化

這種類型目前見於江西省井岡山(黃坳)⁵⁶、石城(琴江)，廣西省上思(屯

⁵⁵ 同註 22，頁 95

⁵⁶ 出處同註 18。

隆)⁵⁷、賓陽(大橋)⁵⁸以及台灣四縣，呈現零散式的分布。又可分為精組獨行以及精、知三章合流兩小類。

(1) 精組獨行

屬於第一類的有台灣四縣、石城(琴江)、上思(屯隆)。以下舉出台灣四縣、石城(琴江)的例字，見下表：

表十二

	精	知三章	見
台灣四縣	酒 ɬɕiu 秋 ɬɕ ^h iu 修 ɬɕiu	抽 ɬs ^h u 手 ɿsu	舅 ɬ ^h iu 強 ɬ ^h ioŋ
石城(琴江)	酒 ɬɕiou 秋 ɬɕ ^h iou 修 ɬɕiou	抽 ɬs ^h əu 手 ɿsəu	舅 ɬ ^h əu 強 ɬ ^h ioŋ

由上表可見，屬於這一類型知三章組多半不具細音韻母，因此不產生顎化現象，與精組聲母在洪音韻母前的表現相同。上思(屯隆)的語音格局與台灣四縣、石城(琴江)是一樣的，都是只有一套塞擦音，不過是〔tʃ-〕而非〔ts-〕，〔tʃ-〕、〔tʃ^h-〕、〔ʃ-〕與洪音相拼時接近〔ts-〕，與細音相拼時接近〔tɕ-〕。⁵⁹

⁵⁷ 陳思同：〈上思縣屯隆客家話音系〉，《廣西客家方言研究論文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231-253。

⁵⁸ 黃英富：〈賓陽縣大橋客家話述要〉，《廣西客家方言研究論文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143-162。

⁵⁹ 同註57，頁237-238。

上思(屯隆)還有廣西客家話特有的〔ɬ-〕，來源多是章組，相對的〔ʃ-〕來源多是精、莊組，⁶⁰這種現象也隱然點出精莊與章組字曾有的分立格局。

(2) 精、知三章合流

屬於此種類型的目前可見有井岡山(黃坳)以及賓陽(大橋)。

井岡山(黃坳)前已提及在見組的塞音部分沒有顎化而擦音聲母有如：丘〔ɬ^hieu〕、求〔ɬ^hieu〕、休〔ɬ^hieu〕等字，此處再舉出它在精、知三章合流的例字，如：袖臭〔tɕ^hieu³〕、秋抽〔ɬ^hieu〕。

賓陽(大橋)僅有〔tɕi-〕、〔ts-〕兩套音來看，屬於精知莊章合流的方言，在洪音前讀為〔tɕi-〕、細音前讀為〔ts-〕，如：食_{食飯}〔ɕit₂〕、整_{整理}〔^ɿtɕin〕、姐_{姐夫}〔^ɿtɕin〕，而見組在〔i〕之前也未變讀，如：巾_{手巾}〔ɬkim〕、舅_{大舅}〔ɬ^hiu〕。

3. 知三章組顎化型

這種類型的見組跟精組都不顎化，知三章讀為舌面音(tɕi-)，精組讀舌尖音(tsi-)，見組讀舌根音(ki-)形成分立局面，但有少數例外出現在擦音部分(見下表以灰色標示的例字「徐、顯」)。這種顎化類型目前僅見於廣西陸川、賀縣、貴縣三個方言點，以下為例字⁶¹：

⁶⁰ 同註 57，頁 238。

⁶¹ 同註 24，頁 45-48。

表十三

	精	知=章	見
陸川	津 ɿtsin 侵 ɿts ^h im 徐 ɿɿy	珍 ɿtɕin 深 ɿtɕ ^h im 書 ɿɿy 展 ɿtɕan 朱 ɿtɕu	堅 ɿkien 供 ɿkiuŋ 菊 k ^h iuk ₂ 顯 ɿɿan
賀縣	津 ɿtsin 侵 ɿts ^h im 徐 ɿɿi	珍 ɿtɕin 深 ɿtɕ ^h im 書 ɿɿi 展 ɿtɕien 朱 ɿtɕu	堅 ɿkien 供 ɿkoŋ 菊 k ^h ok ₂ 顯 ɿɿien
貴縣	津 ɿtsin 侵 ɿts ^h im 徐 ɿɿi	珍 ɿtɕin 深 ɿtɕ ^h im 書 ɿɿi 展 ɿtɕen 朱 ɿtɕu	堅 ɿken 供 ɿkuŋ 菊 k ^h uk ₂ 顯 ɿɿen

由上表可發現陸川話在見組三、四等字的〔-i-〕介音保存的比較好，賀縣及貴縣都有丟失的情形。

(二)客家方言顎化現象的演變模式

上節所談是客家話精、知、莊、章、見曉組顎化後的種種表現，這節則要從「見組顎化與否」以及「精、知=章在客家話中的分合」兩項音韻表現來討論客家話的演變模式。

我們從前面的討論得知，客家話顎化現象的表現與見、精、知=章組的後接〔-i-〕的去留有關。見組聲母在中古聲類屬於後部位的發音位置，成阻的位置在硬顎之後；精、知=章組發音時的成阻部位在硬顎之前。這兩類聲母在發音位置上本就有很大的差異，但前高元音〔-i-〕使它們具有合流的可能。若是精組、知=章組聲母後接的〔-i-〕保持良好，當見組字顎化後，

便有可能與精組、知_三章組在〔-i-〕之前同行。

但是精組、知_三章與見組的顎化時間未必相同或相近，錯開的時間發展使得這些中古聲類顎化後的合流對象有所差異。有些方言中是見組與知_三章並行；有些則是見組與精組並行；有些甚至是見組與精組、知_三章一起行動；有些則是見組聲母讀為顎化音，不與其他聲類合流。這些差異都呈現出精組、知_三章及見組在顎化音變上的時間差距。

從部分客家話具有精莊知_三、知_三章分立的格局來看，客家話的精、知_三章及見組較早的型態應是tsi- : tʃi- : ki-，是三者分立，精組、知_三章組在細音〔-i-〕之前並未合流，精與知_三章並行、知_三章與見組並行以及見精組合流為〔tɕ-〕都屬於較晚起的現象。以下從「見組顎化與否」以及「精、知_三章在客家話中的分合」兩項音韻表現，將上節所談的顎化類型歸納為下列四種演變模式（「+」代表肯定，「-」代表否定）：

表十四

	精與知 _三 章有別	見組顎化	方言點舉例
模式一	+ (存古)	- (存古)	台灣海陸、大埔、饒平、詔安
模式二	+ (存古)	+ (創新)	福建長汀、湖南耒陽
模式三	- (創新)	+ (創新)	江西上猶(社溪、東山)、湖南汝城(三江口)
模式四	- (創新)	- (存古)	台灣四縣、江西石城(琴江)、廣西上思(屯隆)

1. 模式一

這種類型屬呈現的聲母語音格局是較為保守的，精與知₃章組有區別，見組也不顎化，除了表十四中所舉的這些方言點之外，廣東省多數的客家話皆屬於這種模式，而模式二、三、四在廣東客家話中則甚為少見。福建、江西、湖南客家話以模式二、三出現的較多。模式四則是零星分布，沒有集中分布的區域。

若說精與知₃章有別是存古，見組顎化是創新，則模式一是屬於較早的語音型態，模式三是較新的表現。模式二、三、四都是模式一的後續演變，但是四種模式之間無法建立起蘊含關係，說明哪種模式孰先孰後。在模式二中，精與知₃章的分別是存古，但是見組字顎化屬於創新；在模式三中精與知₃章沒有分別，見組也顎化，這種模式出現在模式二或四之後都是有可能的。

2. 模式二

這裡提到的方言是精、知₃章分為兩套塞擦音，但見組顎化之後分別與精、知₃章組(或是兩者皆有)合流。見組顎化的表現，可以根據見組字的今讀分為五種次類，見下表：

表十五

1.見組讀為tɕi-	江西省塘灣廣東話、太源畚話
2.見組讀為tʃi-	福建省長汀
3.見組讀為tɕi-, tɕy-及tʃɿ	湖南省新田(冀村)

4.見組讀為tɕi-, tɕy-及tɕ-,tɕu	湖南省攸縣(漕泊)
5.見組讀為ti-, ty-及tɕi-, tɕy--	湖南省耒陽

塘灣廣東話、太源畚話都是見、精組顎化後合流為〔tɕi-〕，知_三章組已經丟失細音，故皆讀為〔tɕ-〕，知_三章、見並不合流。長汀方言屬於知_三章、見在細音前合流的類型，皆讀為〔tɕi-〕，與精組〔tɕi-〕有別。

新田(冀村)與攸縣(漕泊)的見組聲母都有比較特別的讀法，除了常見的〔tɕi-〕、〔tɕy-〕之外，還有舌尖元音以及其他元音的形式。試見下列表十六、十七。

表十六為新田(冀村)見組的各類讀法，其中讀為〔tʃŋ〕的表現比較特別，它大量出現在止、蟹攝，隨同部分知_三章、精組字一起行動。見下表：

表十六

	例字
見組讀tɕi-, tɕy-	瓊〔ɛtɕyn〕、菊〔tɕyɔ〕、權〔ɛtɕ ^h yen〕、建〔tɕien ^ɿ 〕、遣〔 ^ɿ tɕ ^h in〕、熊〔ɛɕioŋ〕
見組讀tʃŋ	寄〔tʃŋ ^ɿ 〕、飢〔ɛtʃŋ〕、急〔tʃ ^h ŋ ^ɿ 〕、倚立〔ɛtʃ ^h ŋ〕、器〔tʃ ^h ŋ ^ɿ 〕、奇〔ɛtʃ ^h ŋ〕、係〔ŋ ^ɿ 〕
知 _三 章、精組字讀tʃŋ	枝 _{止開三章} 〔ɛtʃŋ〕、七漆 _{臻開三清} 〔ɛtʃ ^h ŋ〕、匙 _{止開三禪} 〔ŋ ^ɿ 〕、知 _{止開三知} 〔ɛtʃŋ〕、濕 _{深開三書} 戚 _{梗開四清} 〔ŋ ^ɿ 〕、十 _{深開三禪} 〔ŋ ^ɿ 〕

表十七為攸縣(漕泊)見組字的各類讀法，其中捲舌音〔tʂu〕類的讀法

只出現在遇攝，〔tʂ-〕則是見於部分中古合口韻。見下表：

表十七

	例字
見組讀tʂi-, tʂy-	雞〔 tʂi 〕、契 <small>契約</small> 〔 $\text{tʂ}^{\text{h}}\text{i}^{\text{p}}$ 〕、係〔 ci^{p} 〕、見〔 $\text{tʂi}^{\text{e}^{\text{p}}}$ 〕、牽〔 $\text{tʂ}^{\text{h}}\text{i}^{\text{e}}$ 〕、 繭〔 tʂy^{e} 〕
見組讀tʂu	居〔 tʂu 〕、車 <small>車馬炮</small> 〔 tʂu 〕、巨〔 $\text{tʂ}^{\text{h}}\text{u}$ 〕、區 <small>區域</small> 〔 $\text{tʂ}^{\text{h}}\text{u}$ 〕、 虛〔 ɕʂu 〕
見組讀tʂ-	捲 <small>捲起</small> 〔 tʂoŋ 〕、拳〔 $\text{tʂ}^{\text{h}}\text{oŋ}$ 〕、缺〔 $\text{tʂ}^{\text{h}}\text{u}^{\text{p}}$ 〕、懸〔 ɕʂ^{e} 〕
知 <small>章</small> 組字讀 tʂu	豬〔 tʂu 〕、註〔 tʂu^{p} 〕、主〔 tʂu 〕、輸〔 ɕʂu 〕

透過表十六、十七的對比，可以發現新田(冀村)與攸縣(漕泊)見組字的表現十分相近。〔tʂ-〕可以在〔-i-〕、〔-y-〕之前出現，韻母讀為舌尖元音或後高元音的見組字皆可與知章組合流。新田(冀村)見組讀為〔tʂ〕僅見於止、蟹攝；而攸縣(漕泊)除了〔tʂ〕類的讀法除了僅出現在遇攝的〔tʂu〕類的讀法外，還有〔tʂ-〕出現在部分中古合口韻，如出現在山攝的捲捲起、拳、缺、懸等字，這些字隨著聲母捲舌化的發展，都已經失去當初促使顎化發生的條件。

攸縣(漕泊)在遇攝讀為〔tʂu〕，對應到新田(冀村)是〔tʂy〕；新田(冀村)讀為〔tʂ〕的對應到攸縣(漕泊)是〔tʂi〕，見下表：

表十八

	遇攝	止、蟹攝
攸縣(漕泊)	據[tʂu ^ɿ]、巨[ɛtʂ ^h u]、虛[ɛʂu]	寄[tʂi ^ɿ]、奇[ɛtʂ ^h i]、犧[ɛʂi] 計[tʂi ^ɿ]、契 _{契約} [tʂ ^h i ^ɿ]、係 [ʂi ^ɿ]
新田(冀村)	據[tʂy ^ɿ]、巨[tʂ ^h y ^ɿ]、虛[ɛʂy]	寄[tʂy ^ɿ]、奇[ɛtʂ ^h y ^ɿ]、犧[ɛʂy]、 計[tʂy ^ɿ]、契 _{契約} [tʂ ^h y ^ɿ]、係[ʂy ^ɿ]

在表十八中，可以清楚見到遇攝合口性質的保存，在攸縣(漕泊)以〔-u〕的形式，在新田(冀村)則是〔-y〕的形式。攸縣(漕泊)在遇攝的見組聲母讀為捲舌，韻母讀為後高元音，聲母失去顎化徵性，但從新田(冀村)的表現來看，攸縣(漕泊)的遇攝見組字曾經歷過〔ky〕>〔tʂy〕>〔tʂu〕的變化。而止、蟹攝部分，由〔-i〕與〔-ɿ〕韻母的整齊對應可知，新田(冀村)的這部分的字曾經發生〔ki-〕>〔tʂi-〕>〔tʂi〕>〔tʂɿ〕的變化。

攸縣(漕泊)捲舌音〔tʂu〕類的讀法已經失去細音〔i〕，如：居〔ɛtʂu〕，其中居字與豬讀為同音，這顯示攸縣(漕泊)有部分的見組字在顎化後與隨同知=章一同讀為〔tʂu〕，具合口性質的韻母使得前接聲母變為捲舌音，而這部分讀為〔tʂu〕的見組字的顎化速度是早於今日仍讀為〔tʂi〕的見組字。

3. 模式三

模式三的方言點比較多，根據見組字的表現還可再分為三個次類，見

下表：

表十九

	方言點舉隅
1.見組讀為tɕi-	上猶(社溪、東山 ⁶²)、安遠(欣山)、南康(蓉江)、龍南、全南(城廂)、定南(歷市)、茶陵(桃坑)、炎陵(十都)
2.見組讀為ts(i)-	武平平川 ⁶³ 、寧都(城關)
3.見組讀為tɕi-或tsi-	汝城(三江口)

上表中第一種小類是較普遍的；第二小類中，武平平川是見組讀為tsi-，寧都(城關)是失去細音讀為ts-；第三類的汝城(三江口)則是tsi-與tɕi-兩種情況兼具，如：建山開三見〔tsien⁷〕、揭山開三見〔tɕie⁷〕、巾寮開三見〔ɬɕin〕，這種兩種形式的並存目前並不清楚是否為文白讀的差異，但勢必形成競爭的局面，從發音上的難易來說，應是tsi->tɕi-的變化較有可能。

在客家話中，精與知三章在細音〔i〕前同行而不與見組合流，但又要維持區別時，就會讀為相對的〔tɕi-〕或〔tsi-〕，如下表：

表二十

	精	知三章	見
寧都(城關)	tɕi-	tɕi-	ts-

⁶² 出處同註 18，頁 95。

⁶³ 出處同註 42。

安遠(欣山)	tsi-	tsi-	tɕi-
--------	------	------	------

若將模式三與模式四放在一起看，可以發現不論精、知三章在今日屬於什麼類型的讀音(〔tsi-〕、〔tɕi-〕、〔tʃi-〕)，它都盡可能地在細音前維持著與見組有別的姿態，例外只見於武平(平川)及上猶(社溪)。見以下表二十一、二十二：

表二十一

	精	知三章	見
博白(沙河)	tsi-	tsi-	ki-
安遠(欣山)	tsi-	tsi-	tɕi-
武平(平川)	tsi-	tsi-	tsi-

表二十二

	精	知三章	見
上思(屯隆)	tʃi-	tʃi-	ki-
石城(琴江)	tɕi-	tɕi-	ki-
上猶(社溪)	tɕi-	tɕi-	tɕi-
寧都(城關)	tɕi-	tɕi-	ts-

表二十二屬於精、知三章讀〔tsi-〕，表二十三屬於精、知三章讀〔tɕi-〕或〔tʃi-〕。精、知三章與見組有別表現在見組尚未參與顎化運作時，很容

易維持，但是當見組也開始參與這個語音變化時，分立的情勢變有所改變。若精、知三章仍維持tɕi-的型態，就會出現如上猶(社溪)的情況；若精、知三章讀tsi-，見組在完成顎化後又去顎化讀為tɕi-，就會出現像武平(平川)的情況。

這種三者相混的表現並不是客家話的發展常態，因此如同安遠(欣山)以及武平(平川)這種在細音前讀為相同型態的表現，在客家話中並不多見。

從表二十一、二十二中，我們可以見到見組字都有同樣的發展模式：〔ki-〕>〔tɕi-〕>〔tsi-〕，聲母顎化後再失去顎化徵性。寧都(城關)的這類字甚至還丟失細音。

4. 模式四

模式四可見台灣四縣、江西石城(琴江)、廣西的上思(屯隆)、陸川、賀縣、貴縣等地，這種精、知三章讀為同一套塞擦音的情況在客家話中多處可見，如：廣東省的梅縣、翁源、清溪(東莞)、⁶⁴河源(源城)、連平(隆街)⁶⁵等，以及廣西的博白(沙河)⁶⁶，不過這些方言點的見組字在細音前皆不顎化，見下表：

⁶⁴ 出處同註9。

⁶⁵ 出處同註7。

⁶⁶ 韓霏：〈博白縣沙河鎮客家話同音字彙〉，《廣西客家方言研究論文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118-134。

表二十三

	精	知三章	見
陸川、賀縣、貴縣	tsi-	tɕi-	ki-
博白(沙河)	tsi-	tsi-	ki-
台灣四縣	tɕi-	ts	ki-
石城(琴江)	tɕi-	tɕi-	ki-
上思(屯隆)	tʃi-	tʃi-	ki-

表中的廣西的陸川、賀縣、貴縣雖然只有一套塞擦音，但是它們在細音前的表現並不相同，這隱然指出精、知三章早期的分立。博白(沙河)、江西石城(琴江)、上思(屯隆)等方言的精、知三章在細音前表現為合流。

台灣四縣、石城(琴江)以及上思(屯隆)皆屬於精、知三章在細音前呈現合流後的表現。其中台灣四縣的知三章因為失去了細音，所以維持〔ts-〕的型態，如果它的細音還保存的話，就會如同石城(琴江)或上思(屯隆)一樣。

韓霏說明博白(沙河)的音系特點時提及：「〔ts ts^h s〕與細音相拚，聽感上接近〔tɕ tɕ^h ɕ〕」⁶⁷但是在音位歸納上終究處理為/ts/，精、知三章的表現屬於同一套塞擦音，因此博白(沙河)在精、知三章仍是屬於尚未完成顎化的情形，故仍以tsi-表示。

三、結論

⁶⁷ 同註 66，頁 120。

本文研究取材來自湖南、四川、福建、廣東、廣西、台灣等地的客家話，涵蓋層面廣，有隸屬客家話各方言片內的方言，也有客語方言島。透過跨地域的比較，將客家話的顎化現象分為三大類型及四種模式。

這三大類型分別是：「見組顎化」、「精組顎化，見組不顎化」、「知₃章顎化，見、精不顎化」，每種類型下還分次類。第一類的見組顎化可以分為：1.見組獨行，不與精、知₃章合流。2.見、精、知₃章合流。3.見、精合流。4.見、知₃章合流。5.見、知₃章合流為 [t-]，見、精合流為 [tɕ-]。第二類可以分為：1.精組獨行。2.精、知₃章合流。第三類方言點極少，就不再分次類。這三種類型以第一大類的方言點最多，第二、三大類的方言點在數量上少了許多。

在三大類型的基礎上接著，再根據「見組顎化與否」以及「精、知₃章是否有別」，將顎化類型歸納出四種演變模式。這四種模式除了表現出客家話顎化的演變模式之外，也表現出音韻的存古與創新：模式一是「精與知₃章有別、見組不顎化」，如：台灣海陸、大埔、饒平、詔安等方言，保存了較早的型態，這是較原始的模式，而後的三類模式都是模式一之後的表現；模式二是「精與知₃章有別、見組顎化」，如：福建長汀，這是存古與創新兼具；模式三是「精與知₃章無別、見組顎化」，這皆是創新，如：湖南汝城(三江口)；模式四與模式二一樣，都是創新與存古兼具，是「精與知₃章無別、見組不顎化」，如：台灣四縣、江西石城(琴江)。

見組字在客家話的顎化上有劇烈的表現，是很值得注意的，除了讀為

常見的顎化音〔tɕ-〕、〔tʃ-〕之外，還有〔ti-〕、〔tʃŋ〕、〔tʃu〕等讀法，〔tʃŋ〕、〔tʃu〕是見組字顎化後的後續演變。上述這些比較特別的讀法皆出現在湖南地區的客家話而不見於廣東、福建等省。

耒陽話的見組有〔tɕ-〕、〔t-〕兩類顎化音，它們的出現在不同韻攝中具有不同的意義。在某些攝中表現為二等(tɕ-)：三、四等(t-)的對立，但在只有三等的止攝中，〔tɕ-〕、〔t-〕成為開、合口的標誌，蟹攝隨同止攝開口韻一起行動，因此「街皆階介界屆雞計繼」等字皆讀為〔tɕ-〕，蟹攝二等、四等的區別以韻母的不同加以區別，即：二等(-ie_{文讀}、-æ_{白讀})：三、四等(-i)。臻攝部分三等見組字兼有〔tɕ-〕、〔t-〕兩種聲母，〔tɕyã〕的表現是後起的，〔tyã〕是原有的。軍君鈞均群等字在臻攝有〔tyã〕及〔tɕyã〕兩種音節形式，但裙字保有三種讀法〔ɬk^huã〕_{韻母白讀}、〔ɬtyã〕_{韻母文讀}及〔ɬtɕyã〕，裙字的具有三種讀法的意義在於揭示了軍君鈞均群等字曾有〔ɬk^huã〕(ɬk^huæ)，但後來白讀音的〔ɬk^huã〕(ɬk^huæ)消失，僅剩〔ɬtyã〕(ɬtyã)、〔ɬtɕyã〕(ɬtɕyæ)成為文白讀音的不同表現。江攝只有二等，假攝見組三等無字，它們今讀為〔t-〕可能是隨同見組字在其他攝三、四等韻的表現，也可能是曾經歷過〔tɕi-〕>〔ti-〕的變化。耒陽話見組字的這種顎化表現，目前在江西、廣東、福建、台灣等地的客家話並未見到，湖南其他地區的客家話是否也有如同耒陽話的表現，是未來研究湖南或是湖南相鄰地區客家話值得注意的。

顎化現象的開端，從塞音還是擦音？從井冈山(黃坳)賀州(蓮塘)、安遠(欣山)以及廣西的陸川、貴縣、賀縣等幾個方言點都有塞音在細音〔i〕前不顎化，但有部分擦音顎化的情形來看，在顎化表現上，擦音比塞音容易

顎化。

引用書目

- Terry Crowley, *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ical Linguistics*(歷史語言學導論)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
- 王箕裘、鍾隆林：《耒陽方言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8年)。
- 朱炳玉：《五華客家話研究》(廣州：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2009年)。
- 江敏華：《客贛方言關係研究》(臺北：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3年)。
- 呂嵩雁：《台灣詔安方言研究》(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8年)。
- 李如龍、張雙慶主編：《客贛方言調查報告》(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2年)。
- 孟萬春：《商洛方言語音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
- 林清書：《武平方言研究》(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福州，2004年)。
- 胡松柏等著：《贛東北方言調查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
- 鄧遠春：《成都客家話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
- 崔榮昌：《四川境內的客方言》(台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2011年)。
- 張淑萍：《漢語方言顎化現象研究》(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2009年)。
- 陳立中：《湖南客家方言的源流與演變》(長沙：岳麓書社，2003年)。

- 陳思同：〈上思縣屯隆客家話音系〉，《廣西客家方言研究論文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11月)，頁236-253。
- 陳海倫、林亦主編：《粵語平話土話方音字匯：第一編廣西粵語、桂南平話部份》(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年)。
- 陳然然〔整理〕：〈廣西客家方言概要〉，《廣西客家方言研究論文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11月)，頁31-54。
- 陳曉錦：《馬來西亞的三個漢語方言》(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3年)。
- 曾獻飛：《汝城方言研究》(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6年)。
- 黃英富：〈賓陽縣大橋客家話述要〉，《廣西客家方言研究論文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11月)，頁143-162。
- 董同龢：《語言學大綱》(台北市：臺灣東華書局，1987年)。
- 詹伯慧主編：《廣東粵方言概要》(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
- 劉綸鑫：《客贛方言比較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 練春招等著：《客家古邑方言》(廣州：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2010年)。
- 鄧玉榮：〈賀州蓮塘客家話音系〉，《廣西客家方言研究論文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11月)，頁275-295。
- 謝留文：《客家方言語音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 韓霏：〈博白縣沙河鎮客家話同音字彙〉，《廣西客家方言研究論文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11月)，頁118-134。